

新報

4038

戰車隊長哥哥

白獸毒科強



新報

116
I246.8
180

戰時民眾叢刊
通俗文藝·第一種

戰車隊的哥哥

姚勇來等作



3 2173 1332 3

改進出版社發行

目 錄

- 「田要冬耕，兜要親生。」……………姚勇來（一）
- 「窮人一條牛，性命在高頭。」……………姚勇來（十）
- 火燒山……………姚勇來（四）
- 戰車隊長的哥哥……………從雲（九）
- 老炮手……………依土（三）
- 「米價」……………雁雲（三）
- 「開門七件事，米鹽第一樁。」……………玲茵（六）
- 我弄死了一個漢奸……………阿三（四）

「田要冬耕，兒要親生。」

姚勇來

天氣一天一天的冷了起來。

吃過早飯，王老伯提着火籠，坐在門檻上晒太陽，望着自家的田地正在出神。

他家金生在今年夏間早稻收割後幾天，給區署裏抽去送入伍，打日本鬼子去了。俗語說得好：『人多好種田，人少好過年。』一個莊稼人家，少了那麼精壯結實的小伙子，就像少了一隻手一樣，任憑做

什麼事都有點忙不過來。虧着家裏還有一條老黃牛，他老人家和大龍同媳婦兒三個人，辛辛苦苦地才把幾畝地種了起來，真是『人勤地不懶』，今年的晚稻又是豐收，而且價錢又分外的好的。

『冬前米價漲，窮人男女倒好養，冬前米價落，窮苦人家越蕭索。』王老伯想着直樂，他想：「今年冬得歇息歇息，就是那條老黃牛也得讓牠歇息才是。」

不過，『人間無功，地閒有功』。他覺得田地倒是應該讓牠休閒的，自己年紀老了，歇歇也說得過去，只有大龍却得找些事情給他做，像這樣整天的東溜西蕩，太不成話了。但是，找些什麼事情做呢？莊稼人除了種田還有什麼事情好做呢？他這幾天來老是想着這個，

想來想去都想不出什麼好辦法。

「雜野種！一早又溜到什麼地方去了。」他輕輕的罵了一聲，當然是罵大龍。他抬起眼睛四處瞧着，連大龍的影子也沒有看到，却有一小隊的人，打着旗子往祠堂裏走去。他知道，那是打城裏來的宣傳隊，他家金生開到前綫去了以後，宣傳隊還到他家來過，說金生是替國家打仗的好漢，同時送了他許多有用的東西，和信封信紙郵票，那個姓何的隊長還替他寫了一封信給金生，臨走的時候，還在他家大門口貼上一張朱紅的字條。嚇！就是聯保主任看見他，也比從前客氣得多了。此後，遇着宣傳隊下鄉，他老是擠上去聽聽問問：打仗打得怎樣啦？日本鬼子退了沒有？他家金生什麼時候可以回來？

他記起了王保長昨天還叫他今早到祠堂裏去聽講呢，差點就給忘了。他把火籠往廳堂裏一擱，往裏邊喊着：「大龍家的，我到祠堂裏聽講去。」

祠堂門口插了一支小旗子，牆上貼了許多花花綠綠的字畫，字他是看不懂的，那些畫兒可就懂了，那上面畫着一些種田人，有的叱着牛，有的舉着鋤頭……另外還有些麥子，豇子和別的什麼東西。

祠堂裏面擠滿了人，有一個穿學生衣的人在說話了，他說：

「我們今天到此地來，單想和大家說些種田的事……」

他一句話還未說完，大家就哄的都笑了起來，王老伯心裏也想：「俗語說『秀才談書，屠戶談豬，』一個唸書人倒想來談莊稼事？」

『。生親要兒，耕冬要田』

可是，那個人却說：「你們不要想我是個陰書人，我也是種過田來的，我種了三年的田，種田人的辛苦我都知道的……」他的話講很親切，慢慢的大家都不笑了，靜靜的聽他講下去：

『我今天要勸大家來冬耕，這冬耕的意思，就是在農閒的時候，用休閒的田地，來栽種冬季的作物，俗語說『田不冬耕不收，馬無野草不肥。』又說『田要冬耕，兒要親生』……』

『田要冬耕，兒要親生。』王老伯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，就說大龍，雖然是自己養的，但討了媳婦兒以後，就沒有金生那麼孝順了，他真想上前去問問打仗的情形，和金生的信息。

那個人又說了冬耕的許多好處：第一，冬耕栽種大小麥，可以增

加糧食；第二，冬耕栽種蠶豇碗豇，既有生息，豇枝和豇葉還可以舉在土裏當作肥料，使來春的收成加多；第三，冬耕栽種油菜子，榨出油來不但可以吃，還可以代替洋油；第四，冬耕可以使莊稼人家的子弟勤謹耐勞，免得游手好閑；第五，冬耕把田地耕作，可以使田裏的害蟲翻出土來，就不凍死，也會給小鳥吃掉；第六，冬耕所有出息，盡歸佃戶，不要另外繳納租稅，而且種得好的，政府還有獎賞。

「最要緊的，」他又說了：「我們中國跟日本鬼子打仗打了四年多了，日本鬼子已經慢慢的打不下去了，最近並且收買漢奸，假意跟我們來講和，但是我們的政府是不會上當的，我們要一直打下去，要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，要把我們的土地拿回來，才肯罷休。你們也

許要問：那麼這個仗要打到什麼時候才完呢？那麼就要看大家是不是肯賣力，更要看我們種田人肯不肯賣力！」

他這話叫大家都聽呆了，有人就問：「我們莊稼人，除了種田還會做什麼呢？」

「是的，不過我來問你，打仗要不要吃飯？」停了一會，他說：「打仗第一要軍隊多，第二要糧食足，俗語說『農夫不使勁，餓死世間人。』所以，當兵的要拚命打仗，莊稼人要使勁種地，使我們的軍隊和後方的老百姓有吃有穿，剩下來的，還可以賣到外國去，換了錢買槍炮打日本鬼子，只要大家肯齊心，那麼，就可以快些把日本鬼子趕跑，可以快些過那太平的日子。」王老伯聽得出神了，他心裏在盤

算着：些把日本鬼子趕跑，快些過那太平的日子，金生也可以快些回來了。

宣傳隊渡河去了。

王老伯回家後，越想越覺得他們的話有道理，連他這幾天想不出
的辦法，也給想出了，『生意不如手藝，手藝不如種田。』莊稼人還
是打田地的主意。

第二天，在他們鄉子裏，王老伯第一個把他的牛駕上犁，和大龍
兩個把田地翻了起來。

「啊！王老伯，年紀這麼大了，還這麼賣勁，你們家又不是沒吃
的？」朱三爺這麼問他。

「頭高在命生，牛條一人窮」

「『田要冬耕，兒要親生。』我想多種些糧食，接濟軍隊打走日本鬼子，使我們金生可以快些回來。」

「就憑你種這幾畝地？」朱三爺有點想不通。

「是的，」王老伯說：「只要莊稼人都使勁的種地，當兵的都拚命打仗，日本鬼子就要打退了。」

「窮人一條牛，性命在高頭。」

姚勇來

這兩天，聽說鎮上來了一個牛販子，在附近各鄉買牛，不論是肥的壯的老的瘦的都要，而且出了很高的價錢，好牛每條可以值到三百多塊錢，鄉裏養牛的人家，都覺得這是發財的好機會。

昨晚王老伯和大龍父子兩口子商量了很久，王老伯的意思是說，像這樣好的價錢是難得的，本來很可以把那條老牛賣掉，再買牠一條小的，這可以賺他幾十塊錢，但是因為金生不在家，恐怕農忙季節人

手不够。可是大龍却說臨到農忙時可以請幾天短工幫忙，而這個發財的幾會却萬不能失。王老伯覺得大龍的話也很有道理，就決定趁今天墟期，親自把牛牽到鎮上看看情形再說。

今天大清早，王老伯吃完早飯就去喂牛，想起了當初千辛萬苦買了這條牛，這幾年來，就像俗語說的：「晚上吃得稀溜溜，又撒尿來又看牛。」從沒有虧待過牠，金生上個月從前綫來了信還提到牠。王老伯把牛牽出來，心裏有點捨不得，那老牛也像是懂得這個，依依不走。

王老伯趕到墟場的時候，看見已經擠滿很多牛，人們亂哄哄地推着曬着。兩個區丁綁着一個做生意模樣的人，大家叫着：

「捉到一個漢奸！漢奸！」另外有人說：

「漢奸，就是那個牛販子，漢奸！」

一個穿制服的人跑上廟台上向大家講話了，這就是區長，他說：「最近我們得了一個報告，有許多漢奸跑到內地來收買牛隻，我們就留心偵察，今天在這個傢伙身上搜出證據來，他是一個漢奸！」

「打死他，打死這個漢奸！」大家叫着。

「各位，請聽我講下去，」區長接着說：「日本鬼子叫漢奸買牛有什麼用處呢？因為打仗打得太久了，鬼子們越打越窮，國內糧食不夠，於是這幫漢奸把牛殺了做成牛肉乾，偷運到鼓浪嶼賣給鬼子當軍糧。另外一方面，從抗戰以後，我們鄉間的許多壯丁都開到前綫去打

仗，種田的人手已經不大了，漢奸們還想把我們靠着耕田的牛也賣給鬼子們去，使我們的生產減少，你說他們用心毒不毒，該殺不該殺？」區長說着，氣得面都漲紅了。

「本來，」他停了一停又說：「『窮人一條牛，性命在高頭。』把耕牛宰來吃已經是不應該的了，何況却把牛隻賣給鬼子呢？難道要把鬼子們養得胖胖的來打自己嗎？難道連田地裏的收成都不顧了嗎？對於這個漢奸，我們要嚴厲的辦他。至於各位，請大家把牛牽回家去，以後就是有人出了更多的錢，也不要上了人家的當。」

王老伯把牛牽回去，一路上連叫僥倖，他心裏想：「今天要是把牛賣了，就無異幫着鬼子打金生。所以，我若賣了牛，也就是賣了金生的性命。」

火 燒 山

十四

姚勇來

「鐺——鐺——鐺——……」

王老伯合家正打算睡覺去，忽然外邊傳來一陣緊急的鑼聲，雜着有人叫喊的聲音：

「救火啊！大家快去救火啊！坎場山着了火啦！……」

他們趕到屋外一看，對面天上紅了半邊，火焰像一條巨龍般地在山腰上蔓延着，慢慢向山頂燒上去，眼看着那些樹木都要遭殃了。

火 燒 山

「鐺——鐺——鐺——……」

保長王國樑提着一面鑼，邊走邊喊着：「本保的壯丁都去救火呀！有水桶的去挑水，沒有水桶的拿鋤頭開火路去……」

大家都把手縮在袖子裏不動，你看我我看你地，好像覺得王保長的樣子有點滑稽可笑，有點小題大做。

朱三爺站在人叢裏「叭」、「叭」、「叭」的咬着旱烟筒，毫不在意的說：「俗語說得好：『火不燒，地不肥。』火燒山算什麼一回事，也值得這麼大驚小怪的！」

「鐺——鐺——鐺——……」王保長又喊着跑回來，他已經跑得滿頭大汗，但是他顧，還是直着脖子在喊：「樹木也燒了，這樹木是

大家的，大家快去救火啊！……」

王老伯關心那座樹林，那裏面有許多柴炭、香蕪、和竹筴，每年農閒的時候，大家都從這座樹林裏增加了不少的收益。經王保長這麼一提，便他趕快叫大龍挑着水桶幫忙救火去。

這時候，零零落落地有些人都救火去了。

「王家的祖墳也快燒到了，大家趕快救火去啊！……」王保長又敲着鑼喊着跑過來。

「糟了，祖墳快燒了！大家救火去啊……」

王老伯跳進屋內搶了一把鋤頭，往山上就跑。

朱三爺也亂幌着旱烟筒，叫着：「快，快，救火去呀！」

山 燒 火

許許多多的人都忙亂了起來，有的挑水，有的拿鋤頭，都跑到山上去。

「啊，救火去啊！啊，救火去啊！」

.....

昨天晚上的火燒到夜半才熄，幸虧救得快，水源又近，火路也開得好，祖墳還沒有給燒到，但是却已經把那座大樹林燒毀了大半。王老伯今早再到山上去看，真是一片淒涼，至少得再過十年，才可以長得像從前那麼茂盛，合鄉的人都覺得可惜。聽說起火的原因是由於王盛才燒肥料不當心，他已經給區署裏抓去辦罪了。

今天，鄉長又請保甲長們開會，商量怎樣防止燒山。後來決定由

保甲長們勸告大家不要放火燒山；也不要帶火種走近樹林；就是在樹林近旁燒化紙箔的時候，也得等火種熄滅後才可以離開。不過，假如因為栽植樹林或者開墾荒地，需要引火燒山的時候，應當按照省政府規定的辦法，先向鄉長請發燒山許可證，燒山的時候還要請保長到場監督，並且要預先在四圍開一條寬一丈半以上的火路，免得火勢蔓延。如果故意不照這些規定，而燒毀了自己的或者別人的樹林時，都要按法辦罪。

經過這一次以後，他們鄉裏也許再不會有放火燒山的事情了。

戰車隊長的哥哥

從雲

在我們福建的永定縣城裏，現在一提起賴毓麟這個人來，那個還會不認識他？四方形的頭，赤銅色的臉孔，五官即使十三分的端正，也未見有甚麼特色，說到體格，長不滿三尺的身子，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藍布衫，走路是那麼一擺一擺的，使人見了只會發笑，然而，他是出名了，全縣城裏，他的名聲比縣長還要響亮。

說起來，要倒數到八年前，是日本鬼子奪去了我們東三省以後，

又想來攻打我們最大、最好的地方——上海，這消息傳到了這偏僻的永定縣城來，也傳到了毓麟和他底弟弟洪彪的耳朵裏，直把他兩個氣得要命，心想我們許多的東西，爲甚麼要無緣無故的被日本鬼子隨便亂拿亂糟塌？我們的同胞爲甚麼被他們亂殺？這是我們中國的東西，中國的人呀！『此仇不報非君子』，丟了臉，一定要想法子報復。他們哥哥兩個人商量着。商量的結果，哥哥畢竟因爲有嫂嫂和姪兒，不好去；同日本鬼子拚命的事，還是讓弟弟去。

是八年前的事情呀。那個時候還沒有甚麼『自動入伍』、『歡送壯丁』這些辦法，要去殺鬼子，自己就得先預備路費。他們哥哥借了幾天，還是不夠。毓麟就對他的弟弟說：

「不要再去借啦，把你嫂嫂的銀鐲子拿去當舖裏押。」

「那是嫂子賠嫁的，你們成親時戴的呀，怎麼能够拿去呢？」弟弟還有點爲難。

「不管他，是救國要緊，還是旁的要緊？」哥哥的面急得變成關公了。

事情就這樣決定，當了銀鐲子之後，在一個清早，洪彪離開了哥哥和嫂，向到上海的路走去，那時上海正打得熱鬧。

一個月以後，洪彪從上海寄來了一封信，說是上海不打了，他也不想再回來了，等着機會再打鬼子。再以後就沒有信來，毓麟天天坐在家裏，想着弟弟，想着打仗！

這一天，周大叔第一個看見毓麟又是一擺一擺地走過來了。從他的弟弟走了以後，八年來沒有人見着他笑過，今天他算是第一次的笑了。『看，這是一張照片』！他拿出了一張四寸大的相片，先不告訴人這是誰，那相片裏照着一個軍官，很神氣的站在一輛坦克車旁邊，指揮着另外的兩架裝甲汽車。

『這個軍官是誰呢？有點像洪彪。』小三子的眼睛頂尖，也還不敢斷定。

『不是他是誰？』毓麟的口沫濺到小三子面上了，『這裏是他的信。』他便一個字一個字的念着：

『哥哥台鑒：記得八年前我因為要打日本，才離開你和嫂嫂

；現在，我是在裝甲軍團第×營第×連裏當一個班長，帶着三架的裝甲車，明天就要衝上崑崙關去打鬼子了……」

「崑崙關，知道嗎？就是廣……廣……啊廣西，廣西的南面，照學堂裏的廖先生說，這次我們在崑崙關打死日本鬼子二萬多人呢。」毓麟一面說着，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，他家洪彪做了戰車隊長，不但榮宗耀祖，就是連做哥哥的也都有了光彩了。

「毓麟，你現在是大老爺了！」周大叔有點兒眼紅了。

「啊，啊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毓麟微微笑着。「不過，當兵却不是壞事！是不是？周大哥。」

「這汽車做甚麼用呢？」小三子還有點不明白。

「真傻，這一架是坦克車，這兩架是裝甲汽車，人躲在汽車裏，有鐵板罩着，他打得你，你打不着他，這就是機械化部隊呀！」毓麟把昨晚從廖先生那邊聽來的話全搬出來了。

這一天以後，全縣城的人都三五成羣的來到毓麟家裏看看中國的機械化部隊。毓麟是十分樂意的拿出來給人家看，而且指點着說：

「這個就是洪彪，我底弟弟。所以說當兵不是壞事，是不是？」

老 炮 手

依 土

說給你聽，你或許不大肯相信，真的，有這麼大的大炮，炮嘴可以爬進一個大人，恐怕連做夢都沒有想到的罷，可是，這炮明明的擺在我們福建的大門，在福州的長門口，『轟』的一聲打出一個炮彈，可以打到一萬一千公尺遠，（合中國尺三萬三千多尺）別說聲音，就是近十里內，供桌上的神主都會翻一個筋斗掉到地下來，你說，該多麼神氣呀！這個寶貝，和着其他的二十多個弟弟（小炮），就這樣的

守在那裏，保住了田園，保住了房屋，使它們不至受到日本鬼子的糟踐！

這些炮，誰使用它們呢？你一定說是年青力壯的戰士吧，不過，却也有着年紀並不小的，我們這位張國雄，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英雄了，而他，恰巧是管着炮中的老大哥！

說起來還是四十年將近的事情了，是中法戰爭的那一回，福建這個地方第一次受到外國人的殘害，而且英勇地，開炮打死了敵人的元帥（是法國帶兵的將官，叫做孤拔），那時，我們這位張國雄，就在那邊當一名炮手，自從那次之後，就天天伴着大炮，大炮變成他的親人了，他和一起同志，收拾着它，炮身，炮膛，炮座，來復綫……一切

都發亮着，在等待，等待打退任何一個來欺侮我們的敵人！

閩江的水，一分一秒都不斷的向着大海流去，他的年齡也像水樣地流着，一天，一月，一年……不覺間流過三十多年了，每日或每月，總看見別國的戰艦和商船「目中無人」地進出着，其中最多的，也是欺侮我們最利害的，是日本鬼子的船艦，然而，爲甚麼不打呢？有着發亮的炮，有着英勇的炮手，更有着國雄的心呀！如果老是這樣，甯可不幹！可是，忍心離開這多年的老同伴嗎？幹，又無事可幹，真够悶的。

終於，國雄的悶氣，給「七·七」的炮火打散了，閩江口，也漸漸熱鬧起來了，輪船，帆船，漁船整批的往下沉，水雷布滿了江口，

石頭更山樣地從江底矗立起來，這樣，築成了堅固的封鎖綫，在這後面還有着活的大炮，和英勇戰士底心合成的更堅固的封鎖綫！

國雄的心，活起來了，炮膛也更其光亮了，憑着這三十多年的經驗，水位是深是淺，大炮可以打得多遠，怎樣才可以瞄得準，他都是爛熟的，如果日本鬼子的戰艦真的敢駛近來，那可够它受的，然而，那鬼子的胆比甚麼都小，不是駛得遠遠的，就是靠在別國船的旁邊，總不敢駛近來，這樣只好暫且留下這幾條狗命了！

日本鬼子的心計是够毒辣的，這天天才亮，就由艦上飛來了數架飛機，一整天的在空中繞着圈子，左一個三百磅的炸彈，右一個五百磅的炸彈，轟……轟……這樣的一連三天，房屋倒塌完了，營房也差

不多成爲平地了。日本鬼子想，這一下可該全炮台連官帶兵都完了吧，第四天一早，立刻有四艘汽艇架着機關槍駛近封鎖綫來，貓捕老鼠似的，一步一步捱近前來，看看炮台裏，像是連鬼都沒有似的，於是他們的胆子可慢慢地大了，五千公尺，一千公尺，五百公尺，立刻要近封鎖綫了，這一下該可以進入閩江的吧，真是說聲遍，那時快，挨了三天的苦，注意了大半天的國雄，引擎一拉，「碰」的一聲，照着第一條汽艇的船旁打下來了，啊，逃跑了，比甚麼都快的又鑽進別國底船當中去了，國雄只好住了手。

背上有點彎了，耳朵也有點不靈了（這是爲着被炮聲震壞的）日夜的沒睡少吃，眼珠也蒙上一道紅絲，他還是望着前方，一直的望。

「國雄，休息一下吧！」台長勸着。

「不，台長，我已經當了四十年的炮兵，這一次才是第一次打敵人呢！」他有點悲傷了，『現在等打走日本鬼以後，我這差事也不幹了！』

就這樣，他一直立在海的旁邊，監視着敵人的行動，保住了數萬萬的中國人民，和數萬萬的中國財產！

「米價」

雁雲

這個年頭，真可算是一個奇怪的年頭，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都叫人想不出個道理來。我們種田人就說種田人的話吧，譬如說米穀的價錢，在以前，說是一到這時收割完了的時候，價錢就一天比一天降落，還記得十年前茂盛店的老板當這個時辰，總指着什麼書上的字說道：「這是聖人規定的，叫做『穀賤傷農』」，可是，現在這世界難道聖人就規定不來嗎？前三天，橋頭的王細佛挑一担新穀去趕墟，就

足足換了七八張紅紅綠綠的紙票回來，一担穀竟然賣到三十六元呢。吃米簡直可說是吃人參，這真連做夢都想不到的。新春伯這次收割十七担多新穀，除了完糧之外，雖然還不够吃到明春，可是眼看著有這麼好的價錢不賣出去，豈不是一個呆子嗎？只要挑三担去賣，就足足可以換得成百塊的大洋進來，這麼多的錢，可說祖宗三代來都不曾有過，說到家裏吃不够，現在還可以種點蕃薯，放在明春青黃不接的時候當飯吃，再不然，一天少吃一點也就可以過去，這不是十分妥當的事情嗎？新春伯想到這裡，在滿是皺紋的臉上，也現出了笑紋：明年可以給小么子找一個孫媳婦了！

新春伯還怕事情不會有這麼簡單，或許還要有什麼門徑，所以點

「價 米」

上了一個旱烟，邊吸着邊走去，想去問問王細佛看，誰知道已經有許多人圍在王細佛廳上了，七哥呀，麻六呀，正亂七八糟的談論着，一看見新春伯進來，快嘴胡大就上前來叫道：

「新春伯，你也打算挑穀去賣嗎？」

「到底市上行情是怎麼樣呢？」新春伯向王細佛問着。

「還有什麼行情！你高興賣多少，就是多少，我一担賣三十六元，後來的一担，就賣了三十七元半，只要有東西，還怕沒人要？」王細佛講得太急了，把口水都濺在新春伯的臉孔上。

這樣，這幾個家裏有一點穀的人，都同意了明天一早就各挑一担穀趕墟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新春伯挑了一百二十斤的穀到城裏去，天才亮，遠處的山峯，還罩着大霧，草上的露水，像雨點似的打在草履上，褲腳上。畢竟人老了，二十多里路只走了一半，就有點喘，可是，新春伯並不在乎，如果這一担穀賣去了，豈不就發了一筆財嗎？現在花點力氣，受點累，有什麼關係呢！

剛上完山坡，走進涼亭，可看見快嘴胡大和麻六等都在那裏，喘得更加利害，這可見少年人比自己還不如。才要問他們什麼時候出來的，胡大可先喊過來了：

「新春伯，還好你穀沒有挑進城去，我和麻六先走一步，差點給兵抓去呢！」

「價 米」

「什麼？兵『古老』不准我們賣穀嗎？」

「不是的，據說是因爲要『一瓶物價』呀……」快嘴胡大氣喘喘的說着。

「是『抑平物價』，」麻六接着解釋，「我在路上聽見一人家說，政府不是不准我們賣穀，是因爲我們賣得太貴了，米是人人要吃的，米一貴起來，就要使許多窮人吃不起飯，這不是害人不淺了嗎？所以才要我們穀賣得便宜一點。」

「但是別的東西都賣得那麼貴，」新春伯有點兒忍不住，「我們種田人一定該死的嗎？」

「據說是這樣的，一切東西總歸要賣得公道的，不過因爲米穀用

的人最多，所以先從米穀做起，並且聽說這一次是相當的嚴厲的，東西賣得太貴了，要受罰；有東西因為價錢抬不高就不拿出來賣，也要受罰的。泉州那邊兩個什麼公司的職員，就因為這樣，被政府抓去砍頭了，福州的商會會長王梅惠這麼個大人物，因為抬高菜油的價錢，也已經押起來了，你看利害不利害？」

那麼，我們這些穀子——豈不弄得賣也不是，不賣也不是了麼？

「新春伯聽了麻六的話，倒覺得為難起來了。」

「聽說最近縣裏要設立一個公沽局，規定一個價錢買米，再公道的賣給全城人吃，不準有人囤積米穀，也不準抬高價錢。我們還是暫且挑回去，等他們來收買好了。」麻六這後生倒還有點兒見識。

「價 米」

新春伯和麻六等三個只好懶洋洋的把穀再挑回去。新春伯一路想着：「要是什麼東西都賣得公道，我們又何苦把米穀賣得那麼貴，真是缺德。」到了自己家門口，看見小么子牽着牛吃草去，不竟嘆了一口氣，想道：「這小子明年親事做不成了！」

「開門七件事，米鹽第一樁」

玲 茵

王品叔大清早起來，獨自坐在門檻上，抽着旱煙筒。他臉上的兩道眉毛，縐得緊緊的，好像兩條剛剛吐完絲快要結繭的蠶虫一樣。眼睛失神地儘管瞧着由旱煙筒口裏飛出來的、一圈繞着一圈的白煙。誰一看都曉得王品叔心裏一定有着什麼大大的心事。

原來昨天村頭金生店門口來了一個過路的，背了三三十斤的鹽，走得急急忙忙的。大家看着奇怪，便問着他：

「喂！幹什麼呀！買了這麼多的鹽。」

那個過路的看着大家這樣問，便歇了腳，對大家說：「怎麼你們還不知道嗎？城裏鬧着鹽荒呢！」

「那麼，你這個那兒買來的呢？」

「唉！這個嗎？好容易才買來的呀！」他說到這裏，忽然轉了語氣問：「怎麼你們鄉裏還不知道這件事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大家一口的應着。

「那我就告訴你們。好在也走得很累了，在這兒歇歇腳也好。」於是放下了布袋，便對大家說道：「昨天我們西坂鄉吳阿招家裏來了一個親戚，是在城裏開店舖的。他說城裏已經鬧了鹽荒，廉泉登和

朱興源兩家鹽子店裏所存的鹽已經有限了，頂多再過十幾天就要買不到，大家永遠沒有鹽吃了。還好這兩家關顧着我們鄉下人沒有現錢多買，暗地裏有了通融的辦法，就是可以用白米來換鹽，二斤的白米換到鹽一斤。……」

「那不是太不合算了嗎？聽說城裏現在一塊錢可以買到鹽六斤十三兩，折合起來每斤不過一角五分錢。可是米呢，現在城裏一塊錢只買到五斤，一斤就得二角錢。這樣一算，我們不是要吃虧得很利害嗎？」口急的金生便搶着問。

「對呀！不過有什麼法子呢？你們都知道：『開門七件事，米鹽第一椿』，我們鄉下人倒不像城裏人怕買不到米吃。這年頭，家裏有

田的，不用說過好日子了。就是租人家田的，天年好好，收的租也就够吃了。可是說到鹽呢，我們就跟城裏人相反了。城裏人煮些什麼東西不用鹽，有的什麼醬油，鯇油。我們鄉下人用得起這些嗎？當然只有用鹽了。假使沒有鹽，還不是要我們的命。我們鄉下人佐飯東西不必好，然而鹹味省不了；一個人總不能一世不吃鹽呀！所以，就是吃虧一點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大家聽完了他的話，便紛紛的議論起來。那個過路的，背起了布袋就走了。

這個消息，像給大風吹到各處一樣的，馬上全鄉的人都知道。大家鬧紛紛的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有的說這樣太吃虧的事做不得，甯可

以後吃「白膳」。有的說就是窮得沒有法子，吃「白膳」總不成事。

王品叔呢，他是兩邊猶豫，看着碾好了的白米，要這樣的拿去換，實在心痛得很。並且明明知道米價還要漲高的呢！可是王品叔認為鹽也要緊。正如那個過路的說的一樣：「沒有鹽就是要我們的命！」

昨天一個下午連一個晚上，跟着今天一個清早，到現在太陽已經爬上了前面李家宗祠的屋脊上了，王品叔心裏還是得不到主意。

這時，突然有人叫他：「品叔，你早呀！今天沒有進城換鹽去嗎？」

王品叔抬頭看了一下，却是隔壁阿大挑了一担米從家裏出來。他一看趕緊站了起來問：「阿大，你真捨得白米挑去換嗎？」

「有什麼辦法呀！菜裏一點鹹味沒有，孩子們吃得下去阿嗎？」

阿大應着。

王品叔聽了，便也決意要去換鹽了，對阿大說：「你等一等，我們一路兒進城吧！」說完三腳兩步的跑進了屋子，開了米倉，挑了一担白米，同着阿大說說談談的向城裏走去。

到了城裏，已是太陽掛在天當中的時候了。廉泉登和朱興源兩家鹽子店，他們都熟悉的。可是奇怪得很，今天這兩家不知怎麼都關了門，門板上貼着一張紙，寫得滿滿的字；只是他們都不認得。

「怕是鹽已換光了吧！」阿大這樣說。但王品叔不大相信，只隔一天的工夫，就有那末好的生意。這時剛好有一個城裏人也在廉泉登

鹽子店面前看那張字，王品叔便順口的問他個明白。

那個人說：「你們是來換鹽的嗎？趕快回去吧！這鹽子店的老板已經給縣政府抓去了呢！」

「什麼罪名呀？」阿大趕着問。

「什麼罪名？奸商！告訴你們吧，你們都是給他騙了的，他故意派人到處胡說什麼鹽荒啦！買不到鹽啦！却又出了花樣，叫你們拿米換鹽，他便可以得了一筆大橫財。其實那裏有鹽荒呢？我們福建省是產鹽的地方，幾個大鹽場又沒有給鬼子搶去，爲什麼會鹽荒呢？並且現在各縣都有了鹽倉，由政府保管，積藏着很多的鹽，是絕對不至鹽荒的。你們不懂得這些道理，所以才上了這些奸商的當！」

「米鹽第一樁，開門七件事」

王品叔和阿大聽了這一篇話，才完全的明白了，不竟大罵奸商起來，同時自己只好自認霉氣，再挑了兩担米回去了。

我弄死了一個漢奸

阿三

提起前幾天蛤蟆河中那具浮屍的來路，當然囉，你一定不會明白的，不特是你，我想除了我之外也許沒有第二個人會知道。——好！橫豎現在大家悶着沒意思，就告訴你吧！可是你最好要保守祕密，別叫別人也知道了，懂麼？——那麼你靜靜聽吧：

唔，那天晚上，夜已很深了。這時我還拉着那輛破車在等着主顧呢，其實人倒是够辛苦了，可是當我摸摸口袋中僅有的三毛多錢——

唉，媽媽的，你想三毛錢够糴米呀，還是買柴？——我一邊走，一邊強打精神把眼睛向老遠老遠的地方探望著，希望會從什麼地方突然閃出一個坐車子的主顧來。

果然，不多久便有一條黑影子向著這邊走過來，瞧樣子好像個孩子，近前一看才知道倒是個年青伙子，不過是個子矮了一點。

他並沒有等我開口就向我揮揮手，意思叫我放下車來，連想都不想的一個勁兒跳上車，我心中一歡喜，也就拖着沒命的跑了起來。連上那兒去也忘記問一聲。他呢，可作怪拉，也沒提我一下，就讓我沒頭沒腦的亂闖，直到我跑得有點氣喘而記起來時，自己也委實有點好笑，於是回過頭來問：

「先生，你上那兒去的呀？」

「梧桐里。」他略略想一下，就這麼簡短的答覆了。

你想，梧桐里不是向來沒有人住的地方麼？要在白天都靜得見鬼的，何況是這裏的半夜三更呢？——我當時就問：

「先生，你上那邊有什麼……什麼……？」

不等我說完，他就惡狠狠的蹴一下踏板：「要你管！」

我想這倒是實實在在的，自己祇消錢能到手——錢！當然，要不然，爲着錢。——

嚶……嚶……是麼？

這麼着，後來就到了梧桐里。從巷頭到巷後就沒有半盞路燈，黑漆漆的，好在靠着我那半暗不明的車燈，總多少有點亮光，要不然，

那才糟呢，忽然，他又踢踢踏板，叫我停下來。他也從容地從車上跨下來，拍拍我的肩膊，低聲低氣的說道：

「朋友，你要錢不？你想發財不？」

這可把我大大的嚇了一跳啦，我想他莫不是發了瘋？

「先生，別開玩笑。」

「誰同你開玩笑，你只說你要錢不？」這回他可說得頂正經。

我為什麼不要錢？我們窮人錢就是命，命就是錢，你說是不是？

「先生，我們要是不要錢，何必要成天跑呀跑的拉著車子呢？倒要望你老多賞賜點，說起發財，我們窮人恐怕沒有這個福分。」我說。

「你認過字麼？」

爲什麼他要問起這個來呢？我很疑惑——管他！只消錢能到手。

「認得一些，——『皮面字』倒認得一些。」我這話才說完，手中早塞上一把鈔票，接着他又給我一包什麼東西，還有一張字條，他說：「明天你照着這紙上開列的地名，乘人不知時，把這些藥粉撒在附近水井中，等事情成了局，包你發財。」

「什麼」？我簡直給弄昏了。

等他重說一遍後，我就乾脆的把錢還給他——是的呀，你知道，我阿三可不是一個沒良心的人，下毒，害人，圖自己快活，倘使走了風，難道我不要腦袋麼？

「先生，這個我可幹不來。」

「什麼？幹不來？」他忽然兇了起來；「你怕不怕這個？」

借着車燈的亮光，我看見他手中握着一件傢伙，——是手槍！

我心底連打了好幾個冷戰，嚇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。——你想，手槍，手槍呀！

突然，他拿手電筒往我的臉上一射，又往車牌上照了照：

「限你三天，總得有個消息，要不然，仔細你的腦袋搬家——我認得你！」他說着，走了。

我知道，腦袋搬家就是要我的命；可是，依了他的話幹去罷，要是走了風，當然也活不成囉，倒落個漢奸的臭名，忽的我轉了一個主意：——媽媽的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；……

我丟了手中的東西，沒聲沒息的趕上去，使盡生平的氣力，當着他的後腦就是這麼一拳！乘這沒用的東西暈倒地上時，我就騎上他的身子，連連揮動着拳頭。……這麼着，我就鬧出人命來啦，你想，「人命比天闊三尺，」這可糟糕了。——這屍首怎麼辦呢？死不透，等下子醒來就不得了……

我就想起一個好主意；把他拖上車子，拉上附近的蛤蟆河，往河中一扔，就這樣了事——「橫豎弄死的是一個漢奸，有什麼了不起？」我老是這麼自慰着。……

戰時民眾叢刊

通俗文藝·第一種

戰車隊長哥哥

實價三角二分
外埠酌加郵費

作者：姚勇來等

發行者：改進出版社

永安：西大路
長汀：中山路
沙縣：中山路

印刷者：改進出版社

經售者：各地大書店

版權所有★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出版

福建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二七號

424114

KBC

G

246.8

80

分二角三